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1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烟火人间
鳊鱼香

南京冯敏

老汪是徽州人,擅长烹制徽菜,红烧鳊鱼自是拿手菜。退休后,老汪随女儿一起生活,负责照顾外孙的饮食起居。老汪一直保持着部队的生活习惯,早睡早起,并常常提醒家人: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!

老汪有洗漱三件套:一只表面脱落严重的军绿色搪瓷牙杯、一把黝黑的木梳子、一瓶雅霜。清晨,雾色尚未散尽,军绿搪瓷杯已磕在洗漱台面上脆响;军歌声和着雅霜浓烈的香气充盈在每个房间。

菜场的喧闹总爱追着鳊鱼摊的水腥气跑。朱老板刚支起鱼摊,就瞧见老汪昂首阔步走了过来,“汪叔早!”他抄起网兜,活水槽里霎时银鳞乱溅,“昨夜里刚到的,肚皮还泛着桃花色呢!”

老汪看了一眼:这条不行。老板又拿起一条,老汪仔细盯着鱼眼睛,端详片刻,点点头。老汪说:眼睛饱满突出、黑白分明、清澈明亮,鱼新鲜;眼睛干瘪无神、塌陷、混浊,鱼不新鲜。老板:你还挺有办法。老汪: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鱼眼似人眼,一个人如果眼神清澈,表明内心纯净、充满活力;如果眼神混浊,表明健康出了问题。

老板把鱼称好,报出价格,老汪直接付钱。有时,老板疑惑道:鳊鱼价格高,为啥不买其他鱼呢?老汪:鳊鱼刺少,孩子吃得安全。老汪买菜两大特点:一不问价,二不还价。女儿问原因,老汪答:菜场小商贩挣的都是辛苦钱,不必计较。

太阳渐渐升高,氤氲于天地间的水汽便倏然散去。老汪摸出珍藏的徽州麻石,五块黛色卵石压上鱼身时,鳊鱼便像卧在江底的礁石间。料酒顺着菱花刀纹渗进去,生姜片卡在雪白鱼肉里,恍若嵌在白玉上的金箔。

“丫头,看好了。”铁锅烧得泛青时,老汪手腕轻抖,盐粒如雪落平沙。鳊鱼滑入热油,他颠勺的姿势还带着当年炊事班的风骨,汤汁翻滚间,八角茴香统统退避三舍——“鲜物自有

天地,何须俗粉添香。”

香气扑鼻的红烧鳊鱼上桌,老汪不停地给外孙夹鱼,看着外孙大快朵颐,眼里溢满了温柔与疼爱。有时,外孙提醒道:姥爷,您也吃一点。老汪:我小时候被鱼刺卡住过,去医院才取出来,很麻烦的!至于老汪是否被鱼刺卡住过,基本是无法核实的。

老汪不断扩大红烧系列菜品,红烧肉、红烧排骨、红烧鸡、红烧鸭等。经年累月的投喂,外孙养成了喜欢红烧的饮食习惯。

霜降那日,急救车刺耳的鸣笛撕碎了晨雾。口不能言的老汪,临出门前,吃力地举起右手指了指冰箱,冷藏室的微光漏出来,照着未及开封的鳊鱼包装袋。

如今,灶台上换了主人。不再压在鳊鱼身上的麻石,静静地躺在窗台上,见证着一条条红烧鳊鱼的出锅,熟悉的味道依然弥漫于唇齿之间。

年夜饭的红烧鳊鱼卧在青花瓷盘里,少年突然搁下竹筷,不经意地说:妈妈,吃完后,我们去康复医院看姥爷吧。往日里最平常的话,今天,最后一个字尚未出口,他忽然意识到今日已不同往日;默默低下了头,悲伤的情绪无法抑制、瞬间汹涌而来,一层薄薄的水雾蒙上了眼睛,越聚越多,一颗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缓缓落下,滴到了鳊鱼肉上。他和着泪吃了下去,1米7多的大小伙子,双肩微微颤动,极力控制着不发出哭声。

妈妈走过去,轻轻搂着他的肩,柔声道: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里说过:“人生的终点不是死亡,而是遗忘。”我们对姥爷最好的纪念是把他好的东西传承下去,就像我们传承他的红烧鳊鱼手艺一样,当我们求学时要传承他于上百人中率先提干的拼搏进取,当我们遇到难关时要传承他直面重大疾病时的豁达乐观;只要传承在,他就一直在。

新年钟声响起,旧手机在抽屉里忽然震动。锁屏上是少年的留言:“姥爷,今天鱼眼特别亮,像您说的天上的星星。”

的辣椒如红线,她告诉游人,回家用香油烧熟了,略翻炒,脆黄酸香,宜稀饭、干饭、宜面条,那种五香味可诱人了。游人们排着队品尝。

要说排队最长的,还是一烧饼摊位,卖烧饼的是一对中年夫妻,他们说,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爷爷卖烧饼,他们学到了做烧饼的一些技巧。有位顾客说,她每年都来这里赏花,每年都喜欢买他们家的烧饼,这烧饼硬硬的,脆脆的,皮香香的,芝麻口味很独特,而且10元3个,每个都很大,这烧饼的香也融入了梅香中。

汪曾祺在《人间草木》里说: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”在山凹村的梅花山,主人们却说:“如果你来访花,花在我,请和我坐一会儿,因为我一直在等你,等你在这花下的集市买一篮春光回家尝尝。”

沉寂,泛起活泼的光影,不时跳跃、流动……

跟着音乐的激情跃动,无人机像彩色小星星,在空中舞台上井然有序地移动,亮晶晶的,凝成圈圈翡翠钻,忽又散开,好似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”;五环瞬间幻化成肥肥的小蓝鲸,在摆尾吐泡;粉粉的笑脸,伴着“我爱南京”的英文缩写,缀以萌萌的爱心图案,先后俏皮地出场……四下里惊呼声不断,似乎如此妙不可言的演绎才能承接“南京眼”的深情凝眸。天上地下交相辉映,夜晚的“南京眼”,被科技和文化装点得流光溢彩,青春灵动。

这次,我因拙文获奖,有幸跟着许多作家大咖们来此采风。跨夹江而建的“南京眼”,被阳光映照得气势不凡、落落大方,可仰望云天,俯身照江水,注目江天浩瀚,望见高楼林立,凝视河西新城今非昔比的变化。我们站在桥上,一边幸福地感叹着一边合影留念,顾不了江风吹乱的头发,一个个凭着爱心竖着大拇指,像孩子般笑着喊“茄子”。

“南京眼”北起青奥森林公园,南至青年文化公园,是用青春作底,融通自然与文化的桥。作为文学之都的南京,处处透着自然的纯美和文化之意蕴,大批文化学者与专家围聚在此,吸引着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,一起畅谈学习……那些文字何尝不如此我这般跨越内心迷茫的桥?从此,跨过搁浅的岁月,眼见更多美好,怎不青春飞扬?

梅花果

南京胡剑明

春意渐浓,早期的梅花陆续开罢,而晚梅尚有余韵。植树节,陪外地诗友游南京东郊梅花山寻梅,见到疏影横斜的枝头长出了久违的叶子,有游客在梅花树下捡拾一种果子,有青色有黄色,一问方知,他们捡的果子叫“梅花果”,又称“梅子”。想来是我孤陋寡闻,只知道,梅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四君子”之一,以其高洁、坚韧、不屈不挠的品格被世人所欣赏赞美,竟然不知道梅花开罢,还能结出果实。

“梅花果”其名也有诗意,我为这一新的见识欣喜,也捡了二三十几个,给友人带回作个纪念。果子球形,如鸽子蛋大小,外表呈青黄或绿白色,表面有些绒毛。当我咬开果肉,有些酸涩之味,果核为椭圆形,顶端圆形而有小突尖头,两侧微扁,并不光滑,表面有蜂窝状细孔。回来后,专门打电话问了园林专家,得到的答复是,梅花树属于花果类植物,结果是正常的。他说,果实的形成需要受精作用。梅花树开花时,雄蕊中的花粉会落在雌蕊上,从而形成种子,只有经过受精作用的梅花,才可能结果实。

而往往是,由于梅花的花骨朵数量相对较少,且多遇霜雪冰冻等气候,梅花花朵凋谢或掉落,而无法“受粉”。因此,游人探梅往往只闻其暗香,少见其真果。此外,不同品种的梅花树,结果实的情况也不同。一般来说,“果梅”类的梅花树,结果实的可能性高,而“观赏”类的梅花树,则更侧重于观赏价值,结果实的可能性相对较低。而冬天我们在梅花山看到的,多为观赏类的梅花树,所以往往会忽视“梅花结果”这一原本存在的自然现象。

专家还告诉我,虽然果梅的果实可以食用,但食用前,应确保果实来自公认的“食用梅”品种,并了解正确的食用方法,如盐腌、糖渍等,以确保安全。此外,人们常说的“腊梅”,即腊月开的梅花,其香浓郁悠长,但它不属于“梅果植物”,果实当然也不宜食用。

我原本仅知道“一花一世界”,就像人之芸芸众生,都带着各自境遇的故事。在我过去的认知中,梅子和诗意的梅花,似乎根本写不到同一个故事里,经过这次“三月寻梅”的相遇与考据,我感动了!梅花和梅子,观赏与食用,为人们精神和物质生活,展现了各自独特的诗意和价值。

同游的南京诗人刘晓先生感慨道:“何处惊鸿到忘归,春风几度梦依稀。暗香高远生骄子,不赖呻吟待雨肥。”未能观赏到“满山梅花”的诗友,回去后发来微信说:“诗友寻梅忘归,春风似在相催。幸与梅花之子,同沐落日余晖。梅花果如此丰润,被游人喜爱,冬梅春实与春华秋实一样,让我们领会了梅花生长不竭的精神……”

瑞阳街,位于城东,明城墙内,毗邻御道街,在南京城里远近闻名。

街不长,从南到北,两边店面一家连着一家,有饭店、超市、水果店、鸭子店、干货店,还有理发店、干洗店、足浴店、烟酒店,有几处地面上也摆了摊子,修车、修锁、修箱包。人来人往,喧闹声不断,繁忙而热闹。

瑞阳街的北端,有一方报亭,它宛如时光驿站,静静地伫立在岁月的长河之中,它是这条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,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。

报亭四四方方,像一座知识的宝库,里面摆满了各种报纸和杂志,有躺在木板上的,有插在墙壁上的。

报亭的主人是一位老奶奶,叫王玉琴,今年86岁。她1990年从企业退休,那时的瑞阳街,是一条很窄的巷子,泥巴路。王奶奶的妹妹在巷子北端东侧,摆放了一个报摊,两张长条木头凳子,上面放一块木板,木板上铺一块塑料布,报纸和杂志放在上面。因为喜欢读书看报,退休后的王奶奶,帮妹妹看管报摊,谁曾想到,这一帮就是五六年。

1995年瑞阳街拓宽,建成了水泥路。沿街一楼的住户们纷纷破墙开店,加上原有的一些店面,瑞阳街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商业街。南京是六朝古都,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,王奶奶考虑再三,与妹妹商量后向有关部门提交了申请,于是有了属于她自己的这方报亭。

报亭每天八点半开门,下午三点关门,除了春节放假那几天,三十年来,雷打不动。附近居民,尤其是中老年人,读书看报的很多,有长年在王奶奶这里订报的,有每天来买报的,也有临时急需某种书报向她求助的。

王奶奶的报亭,已成了附近居民的精神家园,精神寄托。闲下来时,王奶奶就静静地坐在报亭里看报,看得很认真,有时还读出声来,仿佛要把每一个文字唤醒。顾客来了,便站起身,面带笑容,热情接待。她耳不聋、眼不花、腿脚灵活,谁的书谁的报,记得清清楚楚,从不出错。尽管头发已经花白,但精气神十足。

我在瑞阳街住过十多年,后来又在那里办公多年。每次路过报亭,我喜欢停下脚与王奶奶聊上一会儿。王奶奶办报亭,从没想过赚多少钱。有了报亭,每天过得充实,方便自己读书看报,更方便了附近爱好读书看报的居民。这些年,南京许多报亭都拆掉了,她都想方设法坚持了下来。

新媒体时代,手机为王,能静下心来读书、看报的人越来越少。王奶奶却说:“看书读报的乐趣,纸质书和报纸的味道,是电子屏幕永远无法替代的。”

是啊,或许某一天,报亭会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,但瑞阳街上的王奶奶,那方承载文化记忆的报亭,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。

春天集市

南京陈思

山凹村的春天集市,吸引了南来北往踏青赏花的人。

有几位大姐篮子里装着新鲜的荠菜,碧绿可人,她们笑眯眯看着来赏花的人说:“看,我刚从地里挑来的,梅花树下有很多荠菜,每年这个时候,来这里赏梅花的人很多,我们就到田野里挖野菜,然后洗干净,你们看,这些野菜多新鲜啊,5元一斤,不贵啊,带回家,很好吃。”

游人们看到这么新鲜的荠菜,哪里抵得住诱惑,纷纷挑选着,她们说,能在赏花时,买一篮子荠菜回家,是何等有幸之事。

摊位前,突然来了一位卖青菜和萝卜的女人,她从肩上放下一个大袋,然后倒出绿油油的青菜和一个个大萝卜,她摊前吸引了很多游人。女人还拿出了自己家腌制的萝卜干,水嫩嫩,尝一口,嘎嘣脆,拍碎的蒜子如碎玉,切丝

南京眼

南京刘月雄

春日晴好的三月天,从绿博园出来,一行人乘坐观光车,沿扬子江大道前行。蓝天下,远处步行桥上的双环,像江舟上的巨帆,迎向我们。

行至桥上,那斜拉的双环、双面钢索仿佛大鹏展翅,驮着我们,看江面辽阔。江风吹拂,中年的疲惫与沉重顿时一扫而过,不由得心旌神荡,恍如年少时,扯住青春的风在岁月中追跑。

桥中的立墙上,刻着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徽和“分享青春,共筑未来”的口号。不觉记起2014年,南京为那场万众瞩目的青春赛事而建了此桥,并广泛征集桥名,“南京眼”最后脱颖而出,美妙动听的名字给人无限遐想。

那时的我,困于工作和生活琐屑,久也走不出去,岁月仿佛搁浅了一般。直到2019年2月末的一天晚上,趁着无人机在青奥广场上展演,我终于走近“南京眼”。

是夜,天还有些清冷,却挡不住人潮涌动的热情。我站在南京奥林匹克博物馆外,看着地上墙上树上,到处罩上了华灯彩衣,成群结队的人在灯海里行走,人来人往歌声欢动,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。

“南京眼”桥上的双环,如明眸含情,斜拉的钢索仿佛它们扯不断的绵绵情话。国际青年酒店的双子楼、青年文化广场玻璃幕墙上的灯光滑动着各色景致,时而落叶缤纷,时而鲜花绽放,时而显昆曲的水袖,时而现江南的亭桥,变幻多彩。灯光犹如精灵,随着夜幕降临,扫去